

浪

跡

續

談

浪跡續談卷二

福州梁章鉅撰

東甌雜記

余寓居杭州五閱月藉口於不以筋力爲禮酬應濶疎惟時與王禮門觀察金亞伯少卿張仲甫中翰羅鏡泉許子雙二廣文往復劇談以消日力當事則與趙蓉舫學使固蓮溪將軍屢有西湖之游間爲小詩唱答而已而恭兒以聽鼓應官畧無暇晷委猷之獄層見疊出委查之件絡繹而來自言兩月中往復錢唐江已六度矣一日楚香中丞語余曰日來溫州守缺人敬叔可到班頂委君能同往而

不憚遠行否余正色對曰此上臺用人之大柄余何敢以私意可否其間時燕兒方奉委三衢查詢要案未回越日院檄卽至同班中竟有覬得而生妒心者亦有知爲瘠地而不屑就者竊念東甌爲四十三年前舊游之地彼時係由福州陸行越福甯一府入平陽瑞安而至永嘉此時由杭州東去則皆行滕所未經舟輿屢換誠爲周折且由東路則須越嚴州金華處州三府由西路則須越紹興台州二府極邊之郡千里而遙無怪英俊者之裹足不前而愛我者爲之躊躇至再也而余業已浪跡江湖游興吟情正因之勃發遂盡謝招餞俗緣刻日成行隨地隨事筆之於

紙間或鋪之以詩不自知其爲老衰亦聊以存一時之泥
爪云爾

首塗雜詩

懸車已六載未能達鄉里一年再做裝浪跡何所止茲行
聊自慰就養名頗美且偕子舍歡都忘筋力弛或較地肥
瘠或妒且或詆是皆流俗情但堪笑露齒閉門謝飲餞
屹屹束行李留供扁舟中偷閑理故紙時方校補三國志
旁證挾稿自隨亦
有惜別者慰以相見邇所惜一畦花明春姑舍是新種牡丹
數十
本屬賃屋著
善視之而已溫州浙東郡更在海東偏僉言千里程舟
輿境屢遷偏仄復偏仄老衰非所便我意殊不爾懷安豈

能賢有家未得歸遠近奚擇焉况我舊游地回頭卅三年

昔爲饑驅客今學地行仙江山舊識我但饒雪盈頭朝發

富春渚暮過鷓鴣原舉杯看釣臺詩兆非偶然

八月間觀潮詩還心

便擬乘潮去直順風更相送無煩百丈牽飛騰越三州吟

情早軒軒 永嘉本古郡古來山水滋華蓋蠹其顛蜃江

周其湄謝客有池樓右軍有墨池往時賢太守卧理自所

宜比年萃淵藪海水方羣飛屢報蛟鰐警且防犬羊窺莫

矜斗山險但爲孤嶼嬉居安不弛備萬事憑一麾專城卽

長城庶其敬聽之 迢迢桃花嶺登降六十里其高切青

真其勢尙迤邐蚪松作山骨修篁被巖趾我來方貞冬小

陽春可喜柏花白如梅紅紫觀其裏一重復一掩時復露
刻施近山競平揖遠山可俯政萬朵青芙蓉簇簇落眼底
名同斤竹佳路頗仙霞似遙開台岩奇雄控甌括峙絕頂
境愈幽訝然洞門啓所以懷玉仙直將劍閣擬

楊文公詩有劍閣之

比

青田蘊名勝久擅山水窟石門仙所都舊是洞天一

門前千重雲門內數片石容可萬人餘想自三古關最奇
一條水雲外瀉千尺其端若匹練天紳絢絕壁其末如散

璣滂滂雨韜日或署爲仙泉或題作噴雪

皆洞中亭名見志乘中今不可

考惟餘聖水碑斑駁字猶赤亦有磨崖詩未足稱名筆開
自康樂公重以誠意伯人傑地始靈我惟眷陳迹

洞中有誠意書

院堂中有劉
文成公像

山行日日晴徒侶無怨咨夏湖南登舟濃
雲先四垂頗聞大田乾麥苗方待滋冬溫亦可慮灑潤良
所宜船背忽送響溪心暗增肥既免沾濕苦無愁滑路危
一酌聊自快卧成喜雨詩轉枕天已明船牕漏朱曦洗眼
入東嘉悠然卸征衣

夏湖舟行詩

自處州至夏湖登舟

俗又稱
爲下河

中經青田入永嘉皆順水而

沿途多灘舟行犖确中頗似吾閩建溪但不如建溪之艱
險耳距溫州郡城百里而盈卽須候潮蓋本係順水爲潮
所衝反成逆流故又必俟退潮始克隨潮前進此江自青

田縣承處州府大溪東經七十二灘流入永嘉境內始安
流少石因稱安溪又絕似吾閩自困關至竹崎關一路故
余有詩紀之云荀將換得木蘭艤犖聲中走怒瀧七十
二灘都歷徧安溪真似竹崎江 詩思遲於下水船瞥來
雙塔湧中川推牕細認江心寺已隔前塵四十年

過溫州舊事

乾隆四十四年己酉余先叔父太常公以庶常入京散館
途出溫州訪張莪圃先生慎和於分巡道署張與公爲乙
未會試同年話舊甚殷時海盜充斥溫與吾閩接壤盜案
之到官者月常百十起大半皆閩人而誣扳者亦多甚至

水師弁兵妄拏無辜以覲功賞者適有吾閩漁船五十餘人爲盜匪所扳公熟聞其寃爲言於張登時訊釋輿論翕然此五十餘人者遮道拜謝而去越十五年爲嘉慶九年甲子余亦薄游東甌時分巡道東粵陳觀樓先生昌齊爲先資政公會試薦卷師先生本詞垣老宿余以門干晚生禮進謁甚承欵接談藝極歡適有同邑長樂漁船無辜被扳者其數亦五十餘人余爲乘間言之登時飭縣盡行開釋吾鄉人在溫州商販者甚多一時歡聲雷動謂前後十餘年中方便功德遙遙相對不謀而合如此今相距已數十餘年而溫郡東關外吾閩商賈尙嘖嘖樂道其事惟念

太常公及余彼時皆不運之客信宿其地而各有此一段善緣今恭兄以一麾莅止手握郡符誠以康濟爲心亦何善不可爲何冤不可理因述舊事以勗之

永嘉聞見錄

余在武林行篋本無多書溫州道阻且長更未便於攜帶

計惟於到日從事一紙而已而孫兩人學博

同元

語余曰

此間文獻銷沈除府縣志外直是無書可借余爲惘然學

博爲詒穀先生

志祖

詰嗣能世其家學著作良然司鐸永

嘉垂二十年余久耳其名一見遂如舊相識晤談之次日卽出所著永嘉聞見錄兩卷相示則積十餘年之力攬摭

墜簡辨章舊聞與夫山川之顯晦祠廨之興廢旁及方言物產靡不廣記而備言之余粗爲披尋一過已如獲異寶學博今年七十有七而老學不衰健談靡倦俾余得稍知東甌故實者獨賴此人此編則雖無書可借不爲憂矣又學博爲余言永嘉學中有兩茂才佩雲商雲者愛客禮賢喜儲書籍家有園林之勝近人稱爲曾園來斯地者必往游焉將來可爲借書地也余心識之

溫處道署

康熙中鐵嶺高且固公

其佩

分巡此邦卽題道署後園爲

園有小軒額曰剗緣軒余於嘉慶甲子游東甌謁陳觀

樓先生先生攜余游且園見軒名而疑之不敢質也後十

餘年朱滄湄先生

文翰

繼任此職乃考之曰此間俗相傳

爲冠緣軒按冠字從寸此扁字分明从刀宋人有詩云剡

破琉璃緣一方似卽名軒之義剡字本應作剡亦可省筆

作剡其从完作剡想有所本要卽剡剡之通假字耳滄湄

先生之言如此亦未知當時果是此字否要殊勝呼作冠

緣耳滄湄先生有自製楹帖云妙作畫圖觀五色目迷高

鐵嶺思叨江海住三年心醉白香山甚工切余已錄入楹

聯三話中昨慶雲圃觀察

廉

招余飲園中始知舊分十景

惟剡緣軒尙是高公舊蹟乾隆間三韓徐公

編

復加修擴

有街遠山亭筠廊藤花徑亦舫養竹山房小春草池蓮勺
梅花書屋松化石齋之目各系以詩並爲小記勒石此後
昆明楊公蓮又有重葺且園記及詩汾陽韓芸舫先生均克
有且園栽花記亦勒石壁間惟余師靜樂李石農先生鑒
五古十首則詞意俱超實足爲此園增重矣

溫州郡署

建炎三年己酉十二月金人入臨安高宗航海至庚戌正
月二十一日入溫州港二月一日次溫州江心寺賜名龍
翔十七日幸府城駐蹕州治三月十四日降旨移蹕十九
日發溫州遂自定海還越州此見建炎筆錄樂清縣志引

之蓋宋高宗實駐今郡廨三十二日今廨內外規模壯麗而遺蹟無一存者惟東客廳廨中有柱礎四方又兩半方石色潔然雕鏤精緻迥非尋常廨舍所有其爲當時舊物無疑憶余巡撫桂林時節署爲前明德藩舊址其規制極恢闊而舊物亦無一可考惟二堂後兩大門獸鏤銅質極精雕鏤極細外間所未睹亦可信爲王府之遺怡與東甌社稷可成匹對 按舊志載晉太甯間州署建於華蓋松臺兩山之間謝靈運頌延之典郡多亭閣園池之勝今皆無可攷又浙江通志載溫州郡署中有瑞景樓紅萼樓中山亭諸勝今皆廢乾隆二十四年郡守李琬重修中山亭今

亦僅存遺趾道光乙未南豐劉養雲太守燈於署東修葺
池館題曰二此園蓋取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
樂之義自爲之記園中強分八景曰閱音山館曰碧淨玲
瓏館曰味無味齋曰九折廊曰墨池曰品雪齋曰筆峰亭
曰轉玉洞其詰嗣彝生明經斯恒有二此園八詠並勒石
於古柏軒之左近又漸就圯廢余謂恭兒曰此園不可不
修倘得補實此郡必當刻日興工今權篆之日月久暫不
可知且矢此願可也

郡署楹聯

郡署舊爲建炎駐蹕之區故制度崇宏屋宇委屬爲兩浙

十一郡署之冠惟自外堂以至內解楹柱無一佳聯畱題
豈以前官斯土者皆不屑爲此耶自恭兒莅任始於東客
廳中製一額曰節儉正直之堂而於楹柱書政惟求於民
便事皆可與人言兩語蓋余初出守荊州時曾書此十二
字於客座之旁恭兒至今服膺不釋耳旣又欲製公堂聯
語攷昔賢守郡者以王右軍謝康樂爲最著故縣中有王
謝祠之建此間山海要區今昔情形頗異有未可以王謝
之卧理概之者余令其櫟括此意爲之越日恭兒卽以擬
句呈云要地寄一麾須常念海山深阻舊堂共千載敢但
希王謝風流雖亦常語而尙質實不浮因卽令其揭諸堂

楹以詵觀者

東甌王廟

溫州舊蹟以東甌王廟爲最先猶吾閩之祀無諸也舊志載東甌王廟在華蓋山下王姓騶名搖越王句踐七世孫爲秦所滅遂率其民從諸侯滅秦又從漢滅項籍惠帝三年封東海王沒葬甌浦山因立廟焉明以前皆稱永嘉地主昭烈廣澤王洪武間始詔定爲東甌王按漢封號本曰東海王特以都東甌故共稱爲東甌王而史記已有東甌王之號故明祖遂仍之攷騶搖之被滅於秦當在始皇之三十二年丁亥略取南越地時越八年爲漢高祖元年其

佐滅秦滅楚當卽在此數年中又越十五年爲惠帝三年
己酉始舉高帝時越功立爲東海王都東甌其卒年無可
考而史記封禪書載越人勇之言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見
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至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
耗敬鬼得壽言固荒誕而百六十歲之語必是當時相傳
如此非盡無稽惜別無所徵但言東甌王亦未知卽屬馬
搃否也

王右軍墨池

今溫州郡署東偏有墨池旁有石刻墨池二大字相傳爲
王右軍守郡時所鑿而鎮戎署中亦有之或云彼是真蹟

而此是後人附會者或云鎮署之墨池初亦沒於民間而後理出之者余謂晉書王羲之傳並不言其守永嘉惟郡縣舊志皆承宋元數修之後紀載鑿鑿舊志祠祀門首王謝祠在華蓋山下祀晉郡守王羲之宋郡守謝靈運邑人王叔果有王謝祠記略云兩賢治郡之績雖世遠莫詳而任敬亭郡志嘗曰永嘉自東晉置郡以來爲之守者若王羲之治尙慈惠謝靈運招士講書由是人知向學蓋並以循吏稱而聲跡流播泉曰墨池堂曰夢草坊曰康樂民至於今稱之又郡志坊表門有五馬坊謂王羲之守郡嘗控五馬出游故名又引萬厯舊志謂墨池在城內墨池坊王

右軍臨池作書於此米芾書墨池二大字又樊式墨池記云右軍刺溫多惠政暇輒復臨池其制方其水列或云卽右軍滌研所至今水面時時見墨點如科斗汲之無有又石門勞大與甌江逸志云溫州自百里坊至平陽時百里皆種荷花王羲之自南門登舟賞荷卽此地又舊志載城北八里有華巖山中有黃巖洞其石可爲硯王右軍帖云近得華巖石硯頗佳又引謝靈運與弟書云聞惡道溪中九十九里五十九灘王右軍游此嘗歎其奇絕意書突星瀨於石又云郭公山有富覽亭額係王羲之筆亭久圯字跡猶存凡此皆右軍在永嘉之實事想宋元以前尙有他

書可徵不能因晉書本傳偶未及之遂斷爲右軍必未守
永嘉也今署東墨池上隸書石刻墨池二大字跋云郡志
載右軍爲永嘉太守於署鑿池曰墨池攷晉書右軍無守
墨池之有無疑信間耳前守劉君諱德新嗜古土也
因亭前有方塘石刻墨池字以實之歲久剝落余修葺公
廨恐前人之意遂湮命兒子壘作隸體重鐫焉傳信歟傳
疑歟俟論定於博聞之君子乾隆疆圉大淵獻屬相月書
於署東之雷閑軒斟城李琬按李係山左壽光人乾隆丁
亥戊子間守郡距今不及百年此石刻語意游移殊不足
爲墨池重但惜米襄陽舊跡不知何時爲大力者負之而

趨耳又按四朝聞見錄云雷元剛字茂潛以宏博應選使酒任氣永嘉劉錫祖父掩據羲之墨池且百年後爲世僕所發公斷其廬得池於卧內劉氏遂衰雷茂潛爲丞相申公之子建炎中知溫州軍州事當時此事甚偉所可笑者劉氏以前賢名蹟掩之卧內不知是何肺腸耳

二十八井

郡志言郭璞扞城時鑿二十八井以象列宿今俱無可指名惟城中有最著之井數處或卽在二十八井之中一爲縣學署中之煉丹井井闌用青石六方砌成六角形內分刻陽文容成太玉洞天六大字舊傳王右軍書余嘗覓得

揭紙視之殊未敢信闌外向南又有陽文石刻云至治癸亥菊月丙申朱善敬立莊嚴勝事四行凡十六字亦莫詳所自也一在巡道署且園之後有水一區中立石柱數條內有一條刻古井二字則其下必有一井也一在府署東偏墨池中有石甃一區想亦係古井久涸因鑿池而得井故特表出之一在東山書院謝祠階前井闌內面石刻云開元寺僧利卿謹捨淨賄壹拾叁貫文有餘重修義井一口并置井闌甃砌等所期福利上答四恩平資三有者時至和元年甲午歲十一月二十七日題記耳

孫雨人曰淨財字屢見唐

宋石刻淨賄二字頗新又耳字可篆唐宋人捨塔等石刻題字常用此字作收亦相沿俗習不求甚解也一爲

東門內橫井巷有大井石闌內橫刻天宿二字餘如縣志
所載興文坊有井道愛坊有井康樂坊有二井簡訟坊有
井永甯坊有二井問政坊有井甘泉坊有井壽甯坊有井
集善坊有井寶珠坊有井亦不過十二井於二十八井之
數所佚多矣

容成洞

郡志山川門華蓋山下引萬歷舊志云郡城九斗山此山
鎖其口有容成太玉洞道書爲天下第十八洞天有石龜
潭三生石青牛塢丹井蒙泉諸勝按廣輿記云黃帝時容
成子修道處宋仁宗遣使訪之但有三生石存今永嘉學

署卽容成洞舊址署後土阜上面南有石如屏高約四尺
上寬約四尺餘下帶尖勢無字其右又斜立一石高亦相
等向西南面者亦無字向東北面者居中鐫篆體三生石
三大字篆字之前鐫隸體太玉洞天教主長谿張大光印
證十一字長谿爲吾閩之霞浦張大光曾爲永嘉教諭卽
霞浦人見府縣志後又鐫中書舍人柳楷重摹八字據郡
志選舉辟用門載明瑞安縣柳楷童子中書舍人卽其人
也但此未知卽係宋高宗所訪之石否柳欸明言重摹恐
字非舊字石亦非舊石矣

飛霞洞

飛霞洞在積穀山上相傳東漢劉根隱此乘赤霞至天台
訪紫靈君故有飛霞之名洞倚城牆其旁有大樟樹後人
因樹建樓老幹橫出牕外人皆呼爲卧樹最爲奇觀前人
題詠者頗少余前游詩僅有卧樹猶存六代心七字未足
以盡其勝余師李石農先生有用韓公山石韻七古一章
甚壯詩云豫章樹大石鱗微老幹出罅神龍飛眈眈樓閣
壓不住攫空夭矯鱗髯肥天公有意弄奇詭樹耶龍耶知
者稀豈是劉根親手種千年仙去猿鶴饑不然根盤節錯
等閒事何以倒懸橫卧裂石穿巖扉我來畱雲亭上坐茶
烟竹簾搖烟霏與酣飄飄出塵表鼓動細枝青十圍高排

天間下地軸白雲如海風吹衣步虛偶弄白玉琯脫轡不
受紅韁轡大呼一聲騎樹去婆娑游徧滄溟歸又余同年
朱文定公士彥一長歌允卓犖不羣今並錄之以張此樹
故實云昔陟戒壇寺卧龍之松一見之今游飛霞洞卧樹
之樓乃尤奇仙人何年種石壁半空挺出輪囷姿傳聞此
地昔日著靈怪青牛罔兩毋迺爾所爲空山偃仰千百載
樵蘇匠斧了不知樓頭百尺足高卧下視萬木眞卑卑豫
章之材古所重往往潤雨存其皮此木或是謝公榱桷棠
遺愛畱今茲世間萬物各賦命老壽豈可常理期秦松久
聞稱位號孔檜僅得延旁支海風颭忽晚潮響相逢我亦

津梁疲瘁擘礪砢三歎息盡樓空有至和碎余茲游亦補
作一詩云又作飛霞古洞游重看大樹閱千秋仙株豈果
劉根種美蔭真從謝客畱已覺山樓遮不住莫教地軸隘
難收也應回首邛山重若更橫行那得休則因物起興又
別有感觸矣

飛霞洞口題名

飛霞洞口有石碑刻至和二年乙未夏六月下旬休新釀
報熟佳果探成清泉可漱芳樹堪倚郡守陳求古率通判
王希顏邑令孫奕台會於巖石之上醉書以記孫兩人學
博曰永嘉志職官門知縣僅有孫奕並無孫奕台今碑外

用磚瓦砌一神龕其字大半爲磚瓦所掩不能全讀惟奕
字下確是台字會字上儼是壽字恐其中有脫誤之字久
之始從友人借得碑石全文讀之則台字下會字上脫幙
陳確從事趙頴杜仁壽十字頴釋胸中之疑惟台幙二字
難解或幙卽幕之變體處州麗水南明山高陽洞亦有郡
幙劉輔之題名可以互證余謂此說誠是幕字移下巾於
左邊卽爲幙字台幙猶今人之稱憲幕耳此是北宋石刻
三說可入兩浙金石志也

戲彩堂

府志職官門有通判趙帆古蹟門載戲綵堂引方輿

勝通云在倅廳通判趙岷迎其父清獻公抃就養因名蘇
子山有寄題戲綵堂詩云春晚上與徧浙東永嘉別乘喜
無窮橐裝已笑分諸子吏道何勞問薛公堂上壽樽諸掾
集室中塵論萬緣通興闕却返林泉趣幕府長畱孝悌風
按東坡有大韻子由送趙岷歸觀錢唐遂赴永嘉詩云歸
舟轉河曲稍見楚山蒼候吏來迎客吳音已帶鄉言從謝
康樂先獻魯靈光已擊三千里何須四十強風流半刺史
清絕校書郎到郡詩成集尋溪水濺裳芒屨隨采藥繭紙
記流觴海靜蛟鼉出山空草木長宦游無遠近民事要更
嘗願子傳家法他年請尙方王注次公曰岷清獻公之仲

子也清獻守杭帆將倅溫先歸覲親而後之官過南都子由作詩送之時先生在徐次其韻今子由戲綵堂詩已載溫州府志則此詩似亦應補錄入永嘉縣志余別杭州時同人有舉此事爲頌者余曰迎養事固相類然如趙清獻公之清風亮節已未易攀躋更安得有眉山兄弟之詩足以張其事以傳諸永久哉

英濟廟楹聯

溫州瑞安門俗呼大南門出城半里許有英濟廟俗呼白廟相傳神爲昭明太子旣無舊碑可考里人亦無能詳其原委者廟中有潘宗耀楹帖云白馬游光儀綵仗霓旌

尙振英風昭盱蠻黃麋談故事仁漿義粟長傳閭澤濟敷
鴻跋云英濟廟神靈最著里俗相傳梁昭明太子拯饑來
此時乘白馬故又稱白馬廟云云按郡志未載此事前史
亦無可徵證昭明何以能來溫拯饑事屬茫昧惟此聯尙
非俗筆適余輯楹聯三話到溫州旬餘日偶入廟覩此因
附錄之 孫兩人學博云續雁蕩山志載卧雲禪師重建
羅漢寺於谷內芙蓉峯下剏地得古石碑高二尺廣一尺
文曰昭明太子肇基建號昭明禪寺及造寶塔一所以興
溫庥康盛者大梁大通元年丁未歲上元誌考梁書太子
統以中大通三年辛亥四月卒始諡昭明豈有五年之前

先有立號刻石之理殊不可解余謂此碑必好事者所爲

若此碑果真則是唐以前所遺當爲東甌第一貞石耳

雁蕩開山說李象坤雁山志餘並載此事樂清縣志已辨其誣

永嘉忠義節孝祠楹聯

永嘉縣學之東偏舊有忠義節孝祠嘉慶初爲颶風所圯
嘉慶末始重建朱滄湄觀察

文翰

爲碑記其事又各爲之

楹聯忠義祠云近聖人之居容光必照邇海濱而處明德
惟馨節孝祠云兒女盡能之一點熱腸三分血性家庭常
事耳察乎天地通乎神明余皆錄入楹聯三話中

浩然樓

江心寺西偏有浩然樓相傳爲孟襄陽題詩遺跡因建此樓秦小峴先生謂樓名不應直斥前賢之名改題爲孟樓鶴跋於額紀之余按謝康樂游孤嶼詩鋪陳景物言不及寺觀舊志載唐咸通中始建東塔宋開寶中始建西塔至建炎駐蹕於此而叢林始盛則是樓當亦成於宋元以後樓之西爲文公祠蓋信國公流寓舊址拜瞻遺像正氣如生始恍然於浩然之名實寄尙友之慨與襄陽兩不相涉小峴先生之改題似未深攷憶余四十三年前登此樓曾私辨之而繫以詩云憑欄潑眼盡秋光城樹邨煙俯莽蒼愿覽敢希謝康樂標題漫借孟襄陽江山如此清輝在人

物當年逝水忙誰識浩然留正氣西偏丞相有祠堂故人
郭頻伽明經墓極以爲是曾編入靈芬館詩話今年重登
此樓則樓中有近人一聯跋語所見亦與余同而寺僧遊
客亦尙同聲稱爲孟樓可笑也 余前詩專辨浩然樓舊
額不必改題而於江心寺之題面題情實未賅括也茲游
周覽寺中略徧又偕吳平一思權程介笙祖壽二郡丞及

恭兒飲於浩然樓中游事禪前較暢因補成七律一首以
紀之俯仰四十餘年而詩不加進姑錄附此但益汗顏而
已詩云江上諸山對酒杯江心古寺憶曾來建炎舊事徒
增慨信國遺風亦可哀漫借孟樓作詩話更無謝客擅清

才天涯水氣長如此杜詩水氣何處天涯水氣中西三三餘首重回

池上樓

永嘉縣志載池上樓引太平寰宇記云謝公池在州西北
積穀山之東謝公夢惠連得詩於此又引萬曆府志云在
豐暇堂北今久已無存或云在今城守營守備署中余詢
之孫雨人學博據云今積穀山俗呼爲東山池似卽在今
東山書院左右十餘年前郡人張鑑湖觀察瑞溥致仕回
籍曾乞蔡生甫先生之定書池上樓扁字就東山書院之
前購隙地十餘畝闢爲亭館顏曰如園臨池建樓三楹卽
將蔡扁懸挂其中以存謝公之舊若營署之舊蹟別名夢

草堂是明人舊蹟與池上樓全無涉也

江心寺門聯

孫兩人學博永嘉聞見錄云江心寺外門舊有聯云雲朝
朝朝朝朝朝朝朝散潮長長長長長長長消旁署宋狀
元梅溪王十朋書題余謂此等似巧實拙斷非梅溪手筆
卽如聯意亦止須雲朝朝朝散潮長長長消何煩重疊至
八字耶並引蔡葵圃之言曰題曰宋曰狀元本人斷無此
款式其爲好事者假託無疑億余四十三年前到此亦曾
目擊此聯以其費解笑置之旋里後乃知閩縣烏龍江之
東山上羅星塔舊有七字聯不知何人所撰其句云朝朝

朝朝朝朝夕長長長長長消過客皆不知所謂相傳惠
熙中有一道人到此讀而喜之衆請其說道人笑曰此山
爲海潮來往之區此聯出語第一第二朝字上平聲第三
朝字下平聲通作潮字第四朝字下平聲第五朝字上平
聲第六潮字又下平聲凡下平聲者皆應作潮字讀對語
第一第二長字平聲第三長字上聲第四長字平聲第五
長字上聲第六長字又是平聲如此讀之自不煩言而解
不過是言潮汐長消而已言訖道人遂不見或以爲純陽
現身也按此塔聯與寺聯字句互異其爲仙筆與否不可
知而塔聯似較簡明有意趣故余曾錄入楹聯續話中學

博言道光壬辰風癡大作此聯吹入江中不知飄流何處而余今冬重游則寺門仍有此聯却無前款後題章安蔡朝珂重錄

江心寺樓聯

江心寺樓上楹帖甚多余同年李芝齡尙書一聯最爲時所傳誦句云青山橫郭白水繞城孤嶼大江雙塔院初日芙蓉晚風楊柳一樓千古兩詩人此外朱滄湄觀察亦有句云長與流芳一片當年乾淨土宛然浮玉千秋此處妙高臺亦頗超脫又樓外小柱上有沈茂才步雲集唐人一聯云潮平兩岸闊江上數峯青亦尙自然此則聞之孫雨

大學博余兩度登樓實皆未見此聯也 按芝翁尚書初
目晚風八字是合謝康樂孟襄陽言之二公皆與孤嶼有
關可稱巧合而徐鐵孫權守 紫 一聯云衆山遙對酒孤嶼
共題詩則直書孟襄陽之句且跋云書此以實孟樓之名
是爲小峴先生揚其波殊可不必矣余前游有詩而無聯
近始補製一聯云風景不殊四十年餘舊泥爪江山如許
二千里外小金焦

謝公亭

江心寺西偏有謝公亭考杜少陵送裴虬尉永嘉詩孤嶼
亭何處天涯水氣中據太平寰宇記孤嶼在溫州南四里

永嘉江中嶼有二峰謝靈運所游後人建亭其上而縣志
乃有謝公亭不知廢於何時之語釋杜老詩意則唐時亭
已無存而明人何文淵宣德時永嘉郡守有謝公亭記林彥有登
謝公亭詩並見永嘉縣志似唐宋以來此亭乃屢廢屢修矣

文公祠

江心寺有文公祠祠壁有石刻信國公像爲前巡道秦小
峴先生所摹有讚有詩並繫以跋跋云溫州府志及永嘉
縣志俱稱德祐元年公與陸秀夫張世傑在江心寺同立
王非也宋史益王昞信王昺以德祐二年春同走溫州
陸秀夫追及於道張世傑自定海至奉益王爲兵馬都元

師討之是此時公並未在溫無同立益王之事迨益王
入閩公始自高郵泛海來溫上表益王勸進名至福州拜
右丞相改封信王爲衛王皆德祐二年事縣志稱德祐元
年亦誤案此跋似未深考今府縣兩志並無文天祥同立
益王之文且俱明標德祐二年不知小峴先生何所據而
云然也 小峴先生有一聯云杜宇聲寒柴市一腔畱熱
血梅花夢斷甌江千載泣忠魂頗工麗然尙不如彭清典
聯云孤嶼有鄰喜得卓公稱後死嚴陵在望直呼皋羽哭
先生尤爲警切矣又有一長聯云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古
誼若龜鑑忠肝若鐵石敢問何爲浩然之氣在地爲河嶽

經天爲日星初聞此聯語極爲歎賞而不知何人所製今乃知爲李石農師所題蓋信國大魁日出王伯厚之門古誼二句卽其卷中評語不獨忠肝鐵石信國果踐斯言而伯厚之具眼知人亦爲龜鑑矣此吾師所謂久要不忘也若非稽此故實鮮不疑上聯所作爲何語耳

卓公祠

文公祠之旁爲卓公祠祀前明戶部侍郎卓忠毅公敬從前紀載各書率稱卓忠貞祠實沿誤也公舊有祠前明中葉奉詔建在郡城南隅湫隘不可理萬厯間郡守衛承芳始移建於江心寺文公祠之右歲久傾圯我朝康熙中

郡人陳孝廉

楓麟

倡捐重修乾隆丙子督學使者吾閩雷

翠庭先生

鏐

復率永嘉崔邑侯

錫

重修甲午會邑侯

唯

亦

從事焉顧規制稍狹祠中名流榜聯及過客題詠少所概
見視文公祠喧寂迥異爲之愀然按史傳載建文初忠毅
嘗密疏言燕王雄才大略酷類高帝北平形勝地金元所
由興今宜徙封南昌萬一有變亦易控制疏入召問叩首
曰臣所言天下至計願陛下察之帝默然事竟寢燕王卽
位責以建議徙封離間骨肉然猶憐其才命繫獄姚廣孝
故與有隙進曰敬之言誠見用上詎有今日乎成祖不得
已斬之且夷三族慨然曰國家養士三十年惟得一卓敬

耳焦弱侯一作祠記叙述獨詳備所當鐫之祠壁者也祠
中有舊聯二頗沈着一云祠接謝亭亦有文章驚海內忠
符信國並懸肝膽照江心係雷翠庭先生所題一云滯惻
陳謨拒不庸遂使奸邪誤國捐軀赴難同一死却教溝瀆
無顏係諸城寶東皋先生光雅所題翠庭先生又有一扁
云忠炳幾先亦極警切名人手筆故自不同余亦思學製
一聯而屢不就漫綴一詩云湛族當年泪不收江心遺廟
尚千秋敢言養士眞收報恨不移封作隱憂末路可憐遭
病虎故山應悔錯騎牛草除舊事誰相理賴有 天朝諡
典優

雙忠祠

雙忠祠在華蓋山上康熙中題詩崇祀溫處道陳丹赤永
嘉令馬琬皆殉耿逆之難者祠額係

御書蓋異數也按陳丹赤係吾鄉閩縣人康熙十三年任
溫處道 覲回中途聞閩變兼程抵甌與紳民誓固守以
待授師爲獻城叛鎮所脅被害 贈通政使諡忠毅祀名

宦吾鄉陳秋坪先生

登龍

之高祖也郡志中小傳數語寥

寥憶余少時卽讀林暢園師

茂春

詩集中有長歌一首叙

述詳備足以傳忠毅公因亟錄出以備他時修志者之採
擇云爾題云陳君秋坪出其高祖溫海道僉事忠毅公遺

像見示爲作長歌以贈云我朝定鼎際初載版籍河山
盡四塞碧海鯨鯢取次清羅平妖鳥誰畱在恩波帶礪策
殊勲炙手封藩勢絕倫桂宮自闢銅龍寢芝冊親鐫鐵券
文狼烽忽報閩南起吮血磨牙等封豕東海鳬毛預告妖
三山魚爛愁難止憑陵殺氣亘中霄監子迎降潮見招箭
鋒直抵錢王塢關艦紛乘羅剎潮陳公本是英雄士兩制
門庭左右倚鬚戟全因憤激張孤身不畏流離死遙屯蟻
聚在邊封獨力支持恨不窮辛苦量沙憐道濟艱難誓衆
江臧洪豈知扼虎雄謀壯叛魁已入軍符帳盜鑰逢孫啟
北門揮戈朱序臨淮上忠肝赤膽氣慨慷仗劍臨戎憤莫

當睢陽甘向危城隕卞壺都因罵賊亡 天弧一日殲羣
醜兜徒自獻藁街首勁節當邀延賞恩貞名合並旂常壽
至今後嗣襲餘芬遺像稜稜此日存烏衣本是諸王後敝
履誰知楚相孫故家遺物愁蕭索一領青衫甘落泊題柱
羞過司馬橋叨榮難上孫宏閣百年舊德尙如新振奮終
期此日身卧看雲霄盤健翮不愁滄海兀窮鱗余里居時
熟從秋坪先生游忠毅公遺像久已瞻仰矣

王梅溪逸事

江心寺僧某

曩閱說部載其事今併書名僧名俱忘之

有道行適王梅溪讀書

寺中僧識其非凡常敬禮之寺前有臨江片地屢築屢圯

每工甫就輒有龍來攬翻僧其思所以止之一日飲梅溪酒乘其醉懇之曰江岸有一片地是居士主之今求捨與老僧以便畚築何如梅溪曰如何捨法僧曰但求捨字一紙署名注押可矣梅溪如言付之越日興築間龍復來僧以捨字遙示之龍卽帖然而去梅溪爲宋代名臣其能孚及豚魚宜矣 又歐江逸志載梅溪之大父格病篤思得鯽魚方盛暑不易致梅溪之父輔禱於井釣得巨鱗以進父病旋愈時梅溪年十一親見之此與王祥卧冰事相類孝感之門又宜其克昌厥後矣

卓忠毅諡

瑞安阜惟恭侍郎明史有傳而無諡墓歷間府志載廬陵劉球爲之私諡忠貞康熙間府志載隆慶初詔錄革除諸臣諡敬曰忠貞而靜志居詩話則云顧錫疇與禮客臺始定革除事實贈敬太子太保諡忠貞似又在崇禎間言人殊至我朝乾隆四十一年詔賜公諡忠毅而公身後易名之典始定足以慰公於九原前後歧說紛如皆可不問矣

卓忠毅逸事

府志末載卓忠毅逸事一則惜不言所據何書甚可以資談助因錄之其詞曰卓敬年十三讀書寶香山中一夕夜

歸遇暴風雨迷失路徑遙見林外火光趨赴之乃一小院
中有讀書聲叩門一童應聲出曰先生知郎君來使吾相
候卓仰視門扁題曰體元入見一老翁坐燈下卓前揖之
翁起勞苦曰深山風雨昏黑得毋驚乎卓曰此吾晨昏之
常但恐貽親憂得一燭尋歸路可矣翁笑曰山中那得有
燭耶君且燎衣卓起解衣問童子曰翁爲誰童子曰先生
不欲人知名但稱逍遙翁又問子何名曰少孤卓疑爲隱
君子也更前致敬曰余家只在山下往來山中至熟未聞
有體元院亦未聞有逍遙翁敢請翁曰吾世業醫隱中條
山中後因避難聞陶隱居有丹室在此采藥南來結菴小

憩不久亦還故山郎君無用知也頃之衣乾卓乞歸翁曰
郎君既不肯畱吾有一牛可騎之昏夜泥淖當有所恃卓
大喜卽命少孤牽牛出復呼一童名少逸曰將吾舊籠來
就籠中取出一僧帽謂卓曰既不能欸畱敢以此爲贈卓
辭曰吾書生將期匡濟天下安得相戲翁曰第收之他日
當自理會也卓堅却翁再三歎息而已卓遙窺籠中悉極
桶匠所用物及僧家衣鉢耳遂騎牛致謝別去及抵家人
已就寢驚問故具以告舉火將牽牛入忽抖擻咆哮而逸
則一黑虎也一室震駭比明訪體元山居不可得數日後
於縣西四十里陶公景丹室故址旁有一古廟彷彿雨後

所經者壁有潘閔夏日宿西禪院詩筆墨猶新循其路歸
見虎跡厯厯尙存焉 按瑞安縣志云寶香山在縣南越
江十五里小嶼臨江三面水繞狀如浮虹今東西漲淤惟
北面濱水爲明卓敬讀書之所

淫祠

梁學昌庭立紀聞云史記封禪書南山秦中祠二世皇帝
其後匡衡奏罷之三國志王朗傳汪會稽舊禮秦始皇與
夏禹同廟朗爲太守除之此古者祀厲之意蓋鬼有所歸
乃不爲厲故秦厲公厲族厲之祀先王皆舉而不廢然因
有此典後世建立淫祠遂假以爲說豈可謂之淫祠有秦

檜祠宋文公毀之王振祠天順元年立見鍾惺明紀編年
魏忠賢祠則天啟時處處有之又宋高文虎云溫州土地
杜十姨無夫五髭鬚相公無婦州人迎配合爲一廟乃杜
拾遺伍子胥按今郡城並無杜拾遺伍子胥祠杜與伍足
跡並未到溫宜不得有祠不知此笑柄從何而起今城內
外並無他淫祠惟載在祀典而剝移待鑿者尙多是所望
於賢有司之修舉廢墜耳

王克

顏氏家訓卷五載王克爲永嘉太守有人餉羊集賓欲獮
而羊繩解來投一客先跪兩拜便入衣中此客竟不言之

固無救請須臾宰羊爲炙先行至客一嚮入口便下皮肉周行徧體痛楚號叫方復說之遂作羊鳴而死此孫兩人聞見錄所採事不足存而王克之名不見於郡縣志此六朝人當與謝康樂顏延年裴世期先後守郡而無人道及之者知志乘所佚多矣

潘樞

永嘉縣志經籍門載潘樞轉菴集一卷文苑門有傳按梅磭詩話云永嘉潘樞字德久號轉菴水心先生序其詩集言德久年十五六詩律已就永嘉言詩皆本德久讀書評文得古人深處舉進士不中第用父賞授右職爲閣門舍

人題釣臺一聯云但得諸公依日月不妨老子卧林邱爲
人傳誦 按此聯余輯入楹聯三話其實是一七律之頸
聯今載瀛奎律髓中詩云蟬冠未必似羊裘出處當時已
熟籌但得諸公依日月不妨老子卧林邱此前四句雖常
語而却旋轉自如後四句則平率矣詩派雖開四靈之先
其工力實不相上下也

文信

翁覃溪師復初齋文集中有跋文雪山墨蹟卷云文信號
雪山永嘉人此卷是其自書所作五言律七言絕句凡八
詩不著歲時予攷雪山題趙彥徵畫卷在洪武六年夏六

月證之此卷題扇詩江南京國鍾舉駐馬之語則前詩所稱聽宣諭者是在明洪武初年所作後之輯明詩者却未之及按洪武初既有詩則爲元人無疑而今郡縣志皆失載何也

東國學派

永嘉學統宋以前無可徵自南渡而後人文始盛南豐劉起潛燾隱居通議云初周恭叔首闡程呂氏微言放新經黜舊疏挈其傳倫退而自求是千載之已絕霍然如醉忽醒如夢方覺也願益衰歇而鄭景望出明見天理身暢氣固守言與行應而後知今人之心可印於古人之

心故永嘉之學必兢曾以舉物欲者周作於前鄭承於後
也薛士龍奮發昭曠獨究體統帝王遠大之制叔末寡陋
之術不隨毀譽必撫故實如有用我療復之方安在至陳
君舉尤號精密民病某政國厭某法銖稱鎰數各到根穴
而後知古人之治可措於今人之治矣故永嘉之學必彌
綸以通世變者薛經其始陳緯其終也四人鄉之詰人也
此樊氏所著溫州學記之說案此說隱括源流叙述賅備
而獨爲溫州府縣志所不採今之士大夫蓋鮮有知之者
自孫雨人學博始錄於永嘉聞見錄中並以意列爲譜系
於後開山第一人爲周恭叔行已再傳三人爲鄭景元伯

其鄭景望伯熊薛士龍季宣三傳四人爲陳君舉傳良蔡

行之幼學呂伯恭祖謙葉正則適可謂明辨哲矣今府縣

所列人物尙不能如此之有端緒也故急表而出之

四靈詩派

宋時有四靈詩派皆永嘉人徐照字道暉號靈暉詩曰山
民集徐璣字文淵一字致中號靈淵詩曰泉山集翁卷字
續古號靈舒詩曰西巖集趙師秀字紫芝號靈芝詩曰天
樂堂集當時卽其號而目之爲四靈四人中惟趙師秀嘗
登科出仕詩亦最工紀文達師嘗云師秀詩如樓鐘晴聽
池水夜觀深朝客偶知親送藥野僧相保密持經徐照

等能之而如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輔嗣易行無漢學。
元暉詩變有唐風。則徐照等所弗能道也。

王梅溪前身

愛日堂叢鈔載王龜齡詹事

十明

有記人說生前事其略

云余少時有鄉僧每見必曰此郎嚴伯威後身也余訪諸
叔父寶印大師叔父曰嚴閣黎汝祖母賈之兄吾之舅氏
且法門之師也博學工詩文戒行修飭汝父母昔以無子
爲憂政和壬辰正月吾師卒汝祖夢吾師至集衆花結成
一大球遺汝祖曰君家求此久矣吾是以來是月汝母有
娠吾師眉濃黑而垂目深而神藏兒時能誦千言喜作詩

人以汝眉目及趣好類之故云又嘗謂人曰予不善書作文寫字兩俱不佳而嚴闍黎尤工筆札愧而曰汝前生食蔬何多智今生食肉何多愚也按此記亦見梅溪文集中而汪聖錫作王忠文墓志云梅溪遺戒喪事毋得用佛老教困學紀聞載真文忠勸孝文曰侍郎王公原注侍郎見蓋梅溪也人禮塔呼而告之曰汝有在家佛何不奉養蓋謂人能奉親卽是奉佛也梅溪貌類釋處嚴鄉人戲謂嚴後身事或有之而以汪聖錫及真文忠之語證之則其衛道闢佛豈彼氏之說所能囿其生平哉

溫州風俗樸淳舊有小鄉魯之號惟閭民間有尤爲悖理者二事不可不急爲革除而世所喧傳坐筵一事特其小者也相傳嫁女之家專信占命者之言如謂女命有犯敗父母家者嫁之前數日必令出居空屋中或屏居尼菴前一夜將女裝爲乞丐攜筐捧碗步行他屋以待又相傳人家父母有偶染時疫死者全家禁不舉哀入棺後安置平地親屬悉避往他處三日始歸一爲不慈一爲不孝在僻陋鄉愚無知妄作其罪已不勝誅乃竟有詩禮之家亦復相率效尤真不可解此所宜極力勸諭大聲疾呼者也若新婦三朝坐筵則陋習相沿已久不過卽三朝廟見之禮

踵事增華變本加厲而已蓋是日專延女客不延男客而
稍有瓜葛之男客皆得約伴牽連而至直抵筵前並可周
覽新房主人亦不之禁若素簡齋老人所云客可與新婦
互相酌酒並可擇筵中之貌美而量洪者以巨觥相勸酬
則詢之此間衿者實無其事間有無賴少年藉口於簡齋
老人之語而稍露萌芽者即爲賢太守所懲創而止簡齋
老人於裙屐脂粉之艷談無不推波助瀾以助詩料初不
計其言之過情其詩所云不是月中無界限嫦娥原許萬
人看亦是強詞奪理並非事實也近有浙中張茂才 光裕
武東歐坐筵詞七古一章頗合近時情趣勝於簡齋詩多

我因附錄之將來或可入東甌志乘以存其實也詩云蝶
使迎賓鵲渡仙醉人風日嫁人天隔宵女伴窺妝鏡明日
鄰家邀坐筵坐筵時節難回避洞闌重門聲鼎沸百部笙
歌艷曲翻兩行珠翠香風膩婦獻姑酬禮節爛分番把琰
慶團團列仙依次陪王母羣卉爭開擁牡丹酒半樂停筵
不撤新粧各換仍歸席重剔銀鐙眼更明重觀寶玉心尤
惜可惜嬌鶯學舌時鄉音互異聽難知徒將平視憎公幹
那解狂言笑牧之有客徑歌將進酒主人在旁急搖手似
說當年太守賢濫觴有禁君知否筵散華堂羅綺空歸來
魂尙繞花叢向人艷述嫦娥美曾詠霓裳到月宮

琵琶記

祝枝山猥談云南戲出於宣和之後南渡之際謂之溫州
雜劇葉子奇草木子云戲文始於王魁永嘉人作之莊岳
委談云今王魁本又不傳而傳琵琶記琵琶記亦永嘉人
作近翟晴江通俗編引青溪暇筆云元末永嘉高明字則
誠避世鄞之櫟社以詞曲自娛因劉後村有死後是非誰
得管滿村聽唱蔡中郎之句此陸放翁詩非劉後村也因編琵琶記用
雪伯喈之恥本朝遣使徵辟不就既卒有以其記進者上
覽畢曰五經四書在民間如五穀不可缺此記如珍羞百
味富貴家其可無耶其見推許如此畱青日札云時有王

四者能詞曲高則誠與之友善勸之仕登第後卽棄其妻而贅於太師百花家則誠悔之因借此記以諷名琵琶者取其四王字爲王四元人呼牛爲不花故謂之牛太師而伯喈曾附董卓乃以之託名也太祖微時嘗賞此戲及登極乃捕王四置之極刑又說郭載唐人小說云

此說見元人周達觀

誠齋雜記

牛相國僧儒之子繁與蔡生文字交尋同舉進士才

蔡生欲以女弟適之蔡已有妻趙矣力辭不得後牛氏與趙處能卑順自將蔡官至節度副使其姓氏相同一至於此則誠何不直舉其人而顧誣鱗賢者耶按太平廣記引玉泉子云鄧敞初以孤寒不第牛僧孺子蔚謂曰吾有女

弟子能婚當相爲展力甯一第耶時倣已壻李氏顧私利其言許之既登第就牛氏親不日挈牛氏歸李撫膺大哭牛知其買已也請見曰吾父爲宰相豈無一嫁處耶其不辜豈惟夫人今願一與共之李感其言卒同處終身乃知則誠所本者太平廣記也今攷蔡邕父名稜字伯直見後漢書注其母索氏曜卿姑也見博物志琵琶記作蔡從簡蔡氏其亦故爲謬悠與荆釵記同一狡獪歟 靜志居詩集二高則誠撰琵琶記填詞几上燒雙燭填至吃糠一齣句云糠和米本一處飛雙燭花交爲一蒼文字之祥雖小技亦有如此者

荆釵記

世所演荆釵記傳奇乃仇家故謬其詞以誣磯王氏者天祿識餘云玉蓮乃王梅溪之女孫汝權乃同時進士梅溪之友敦尚風誼梅溪劾史浩八罪汝權實慫恿之史氏所最切齒遂令其門客作荆釵傳奇以譏之既江逸志載王十朋年四十六魁天下以書報其弟夢齡曰今日唱名蒙恩賜進士及第惜二親不見痛不可言嫂及聞詩聞禮可以此示之詩禮其二子也此二語者上念二親而不以科名爲喜特報二弟而不以妻子爲先孝友之意可見矣爲御史首彈丞相史浩乞專用張浚上爲出浩帥紹興

又上疏言舜去四凶未嘗使之爲十二牧其譽謬如此故
史氏厚誣之按梅溪文集中有令人壙誌載令人賈氏王
賈同邑且世姻故令人歸於我初封恭人再封令人卒年
五十五又祭令人文云子歸我家今三十年其爲世好舊
嫺夫婦偕老可知焉有入贅權門致妻投江之事壙志又
云女二人長嫁國學進士錢萬全蓋卽錢玉蓮也撰傳奇
者謬悠其說以誣大賢實爲可恨施愚山矩齋雜記亦詳
辨之

甌柑

永嘉之柑俗謂之甌柑其販至京師者則謂之春橘自唐

宋邵著名東坡次韻曾仲錫元日見寄詩云燕南異事真堪紀三寸黃甘擘永嘉王注杜子美詩三寸如黃金施注溫州永嘉郡歲貢黃甘查注韓彥直橘錄橘出永嘉郡甘乃其別種而乳甘爲第一故溫州謂乳甘爲眞甘溫四邑皆種柑而出泯山又推第一大者可七寸圍顆皆圓正按今永嘉縣志泯山作泥山見物產門而山川門無此山名所云七寸圍之柑今實未見韓彥直謂吳越閩廣之橘皆不敢與溫柑齒語殊過當余嘗謂吾鄉珍果能兼色香味者惟荔支與福橘山東之平果香味固佳而色殊淡西北之蒲桃色味俱可而香則未聞甌柑之香味可匹福橘而

色亦不如珍品之難求全如此則不得不推荔支爲第一
矣 孫雨人嘗語余曰溫州夏間亦間有鮮荔蓋閩中海
舶因順風帶來者其價亦不貴不過一二文一顆惜用米
汁水浸過其味稍差余謂吾鄉人說荔子有一日香變二
日色變三日味變之說則經時致遠無怪其味之差惟昨
晤莆田人吳雲峯言海舶若遇順風由莆三日可到此不
必定浸米汁讀同年朱文定集中有在溫州初食荔支亦
是一證詩云紅塵一騎輕於煙令人往憶天寶年不知涪
州品最下楊環所嗜嗟何顛嶺南差勝僅得虎未如閩中
十全興化挂綠未易得

紅殼中有綠一道
如金帶園味最美丁孃陳紫紛

爭妍小住甌江二十日黃柑賤買不論錢東南長風海程
速三日已到莆陽船風味纔及十之八已壓百果無隨肩
羅襦欲解薌澤發肌膚冰雪穠且鮮摩挲愛惜始入口瓊
漿滿頰甘溢咽昔年偶讀君謨譜食指躍躍口流涎今來
東南遘瑰寶欲啗三百希坡仙世間誰能識正味身之所
至情斯遷此行直爲飲食出以口役足母乃偏北上猶將
示我友豈徒逐逐趨腥羶

海錯

余因將就養東甌過久客溫州者輒詢以土產海鮮各物
客曰海味有明府者爲食品所常需曝而乾之可以致遠

江西人銷售最夥坐客皆異其名余生長海濱亦未悉爲何物及至溫州詢諸土人乃知卽吾閩所謂墨魚也本名烏鰂又名烏賊兩須長如帶腹下八足聚生口旁腹中含墨見人及大魚則噴墨方數尺背上一骨獨厚三四分兩頭尖色白輕泡如通草入藥名海鰾鮑其謂之明府者以含墨噴人義同貪墨之吏耳余聞之失笑曰但言明府何必皆貪墨此魚噴墨自隱藉以避人反因此爲人所覺不能自遁彼墨吏之消沮閑藏自謂其術甚工而不知反爲人所識破致自陷於罪網者往往類此魚矣 龜脚卽石蛤郭景純江賦石蚌應候而揚葩注引南越志云石蚌形

如龜脚得春雨則生花江淹有石蛙賦序云一名紫薑又
本草作石蚰一名紫蛙生東南海中石上又平陽縣志一
名仙掌吾鄉謂之促蛙其花似爪爪下皮內有肉甚美惟
長樂海濱有之不能至福州余至長樂始得屢食而署中
上下內外人等皆未曾見過方相與笑詫其形更不知如
何烹製矣吾師林暢園有食龜脚長古一首如云礮礮象
瓦楞槎枒露掌指雙甲一罇開片肉隆中起色混螭殼青
質鬪石華紫薄劣扁螺同鮮脆車螯擬桃花醋潑醅芥菜
醬充旨可稱體物惟肖 海蒜卽吾閩之塗筍郡志引海
族記云出沿海又名塗筍則與吾閩同其狀如蚯蚓之大

者渾沌無首尾頭目而其味則絕美庖人不知煮法厨下
僅一閩人亦未曾見過故至今尙未得朵頤甌江雖有此
物想士人亦所不嗜卽如海鰻爲魚中佳品而土人不敢
鮮食必腊之而後登盤也 蠓具體而微郡志引天中記
云樂清縣新溪口有蠓嶼方圓數十畝四面皆蠓其味偏
好謝靈運答弟書云前月至永嘉郡蠓不如鄞縣又引永
嘉舊志云甌江蠓黃最佳余至此每日皆飽餐之然味略
如吾閩之石蠓洛陽橋下最多不如長樂所種之蠓房其
肥美足爲海錯之冠也 蚶味與吾閩相仿而質較小故
肉與血皆不能豐滿浙蚶以奉化所產爲最佳杭州有之

而溫州轉無則以本地所產既充不必借才他處也然溫
州府志物產門却無蚶不知何故 石首魚江瑤柱西施
舌隨時皆有平心按之石首魚不如福州江瑤柱不如甯
波西施舌不如登萊青各府聊充常饌不足爲口福之資
也

浪跡續談卷三

福州梁章鉅撰

雁蕩

東南濱海有三山最著者天台雁蕩武夷也余於嘉慶間主浦城書院講席就近游武夷適祖舫齋尙書師亦於數月前游武夷歸互出游記相質告余曰吾夜宿天游觀曾夢由天游峯頂飛游雁蕩夢境甚奇子能爲我紀之乎適几上有雁蕩山志兩本余因假回讀而喜之今四十餘年而果遂雁蕩之游但惜不獲與吾師相質因亟記吾師之語以踐宿諾焉天台有孫興公一賦武夷有武夷君宴幔

亭一事皆在漢晉以前惟雁蕩最晚出唐以前便無可考
昔朱子言武夷各峯頭每有虹橋板橫斜閣架當是洪荒
涿水之際上巢下窟之遺余於雁蕩亦云然蓋涿水蕩滌
既久土壤漸疏山骨始露其著名於世獨遲耳

大龍湫

雁蕩之奇以大龍湫爲最初入山卽懸心眼間憶客秋獲
觀石門洞瀑布已歎奇絕慶雲圃觀察告余曰君若觀大
龍湫則石門洞又不足言矣探聞數日前趙荅舫學使經
過缺此一觀殆爲陰雨之故而余銳意欲往乃從細雨滑
道中與齊輩賈勇而前極思以長歌紀之惟繙閱曷經殊

少傑作自知鈍腕亦不能孟晉前修誦然而止但憶素簡
齋老人一首盡態極妍足以醒人心目其中段摹寫云分
明合併忽分散業已墮下還遷延有時軟舞工作熊如讓
如慢如盤旋有時日光來照耀非青非紅五色宣到此都
難作比擬讓他獨占宇宙奇觀偏更怪人立百步外忽然
滿面噴寒泉及至逼近側轉復髮燥神悠然其結尾比擬
云天台之瀑何狂顛此山之瀑何嫵媚石門之瀑何喧闐
此山之瀑何靜妍化工事事無複筆一瀑布耳形萬千要
知地位孤高依傍小水亦變化如飛仙蓋非此如椽之筆
不能傳出大龍湫之全神也亟爲拈出以諗同游者

雁蕩亦名雁宕

唐僧一行分天下山川爲南北二戒南戒至雁蕩山而盡此雁蕩著名之最古者厥後亦稱雁宕前人謂雁蕩以水言雁宕以石言是也余在山中七日實不能登雁蕩雁湖而於峯石之奇則已領畧其十之五六然大龍湫之水卽由雁蕩雁湖而下茲游以此爲驅珠故拙記拙詩仍以雁蕩爲題而不復用宕字將出游之前二日楊子萱邑侯以施六洲元孚游記見示蓋六洲嘗修雁蕩山志此卽其志稿中數條至樂清日蔡子樹邑侯又以僧道融所刻雁蕩游法一小帙見示皆足爲導游之資也因並記之

游雁蕩日記

道光戊申春三月接樂清大尹安慶蔡子楙琪來信請游

雁蕩子楙爲柳堂刺史維新之子柳堂嘗受業余門故子

楙修門下晚學生禮雁蕩在其轄境甚願爲導游主人先

是次兒平仲丁辰由京員請假來溫省視知雁蕩近在百

餘里間卽擬於仲春之月侍余前往而三兒敬叔紫辰以

補行郡試事甫竣不數日學使者按臨例充提調皆弗克

出游頗以爲惡直至三月望後畢事乃令其請於巡憲隨

余同往於二十三日辰刻挈兩兒偕幕中畫師馮芝巖思

溫州衛守府廖菊屏壽彭同出城泛甌江趁回潮東去廖

善詩而馮善畫逢牕談藝甚懽而東風挾雨頂潮其勢甚厲行至三江口舟頗震撼幸五人者皆素慣風濤言笑自若日未亭午卽抵館頭菊屏先於別舟預庖晨餐相與飽啖訖時子楹已飭役來迓遂舍舟而輿積雨之餘泥淖艱險異常簸搖一時許僅行五里再進過一小橋路始漸平又行三十餘里渡沙嶺嶺半奇峯錯出巖際又間有小瀑布余笑曰此其爲雁蕩前驅歟下嶺入樂清縣城子楹已於郊外相迎入縣廨規模甚宏敞左右牆頭皆青山夾起氣象雄偉如人之兩顴高聳用形家言相度非大府節望不足以當之聞此間學使者過境皆下榻其中歷來閩

浙督部視兵經此亦駐節焉而大尹眷屬則僅起居於東偏知非一官一邑所能專其勝矣子懋以盛筵相款適菊屏帶一大鱗魚佐之遂與張燈暢飲並商游事焉

二十四日晨起雨淅淅下至午猶不止僉知今日須阻游事正煩悶問子懋忽指到菊部謂當藉絲竹以陶寫之並邀同城景雲圃協戎祥姚武成修文都府來陪飲讌至夜分始散亦游山客中一別調也

二十五日晨起雨稍歇卽會食登輿出縣東門三里過後所城前明禦倭時所築也未幾雨復作行二十餘里至虹橋午餐市廛殷賑不亞縣城飯後雨又稍霽行三十里至

芙蓉村宿焉縣志載宋太平興國中全了法師遇西域梵僧教之曰汝有緣在浙東海濱有花名村烏名山者是諾詎那尊者道場汝當於是建刹安身花名村者卽芙蓉村烏名山者卽雁蕩此地爲雁山門戶所謂西外谷也

二十六日微雨濕衣不礙游事晨食後出門數里過丹芳嶺縣志謂以地多花木故名俗稱四十九盤嶺蓋合上下數之東上極陡西下稍坦夷也縣志載明人戴溪記云四十九盤俯大海恍躡蓬萊臨弱水盤盡則擁出諸峯肅然迎客冠雲披霞望之神舉亦善於形容者下嶺數里卽能仁寺宋僧全了初入山結菴於此咸平初賜名承仁寺政

和中改名能仁寺。神守聞邸所奏，請賜額，遂爲雁山大道場。我朝順治九年，乾隆十九年，兩經修整，今俱傾圯，僅存大殿三間。寺前有戴仁峯，火猷峯，其尖俱爲雲霧所掩。寺右有曇花菴、靈巖菴、嘉福院，並厯存舊址。地上有大鐵鑊，修將倍尋，廣亞之腹內有鑄字約畧，可辨云清信弟子劉仁晟謹施淨財，鑄浴鑊一口，捨入嘉福院，永充無礙浴室。時皇宋元祐七年歲次壬申十一月記。等語，或云爲遙制火猷峯者，近是。鑊中可容十許人，夫浴室而必求無礙，眞彼教語，不值一笑。宜爲兩浙金石志所不收矣。飯畢出寺門，急尋大龍湫，蓋全山第一奇觀也。其障曰連雲壁，立

千仞環抱里餘獨開東南一面如天闕焉路愈狹亦愈陡
同人各換坐竹兜緣錦溪西北行錦溪者湫水所經去也
且行且視有奇峯從人面起中裂如削者爲剪刀峯雁蕩
之水以大龍湫爲最奇雁蕩之山以剪刀峯爲最奇或名
一帆或名天柱移步換形不可方物故俗或又號爲八面
峯前人云造物者爭奇彙勝兩美必合信哉予于數武並
竹兜亦不易進同人皆去兜而步余亦勉從之而湫水下
注亂石間如迎客又如拒客與同人銜尾各踏亂石而行
足二分垂石外若與水相爭無一妥步遙見障端有蒼煙
賦勃勃上浮凌空飛瀉若決銀河而下至近處又成一片

蒼煙飛沫濺身衣帽盡濕憶僧貫休詩云龍湫宴坐雨濛濛真通神之筆蓋長年如此濛濛非必真雨也湫前有數石柱橫卧潭邊當是諾詎那亭故址舊亦名宴坐亭卽西域書所云第五尊阿羅漢觀瀑坐化處相傳其間有龍湫菴白雲菴雲靜菴觀不足亭則並故址亦不可考矣舊聞湫壁中有磨尾萬泉惟一四字與同人細心遙睇不得蹤影又憶余同年友朱文定公游大龍湫詩云諾具那蹤未易尋杜審言題猶可覩自注云壁上題名亦徧尋之不獲世人皆言此山至宋始開除張又新吳璠僧貫休外五代以前並無題詠乃杜審言係初唐人已_有龍湫題名見王

獻芝游記似文定亦目見之此乃唐蹟何以不入兩浙金石志中惜無由起文定於九京而質之也時日已過午子樹請余出山仍由官路坐肩輿度馬鞍嶺嶺凹石崑狀如馬鞍故名此嶺爲分東西谷之界嶺外爲東內谷東北爲玉霄峯朱子所謂欲登之以望蓬萊者旁有黃巖洞仙人榜玉屏峯又迤東陡起者爲列仙嶂履雲闕鷹嘴峯紫薇嶂悉以畱經之名印證之皆可望而不可卽由紫薇嶂而東入靈巖山兩巖對峙作獅虎狀寺亘其際則訇然中開巖間怪石森列萬狀其前紫翠層疊爛若錦屏者爲屏霞峯其後石磴數百級折作數十盤者爲安禪谷同人皆從

漬苔滑石中賈勇而登余亦扶筇捫衣強隨其後實有旣
竭吾力欲罷不能之概十餘息而始達其大寺僧導觀所
謂龍鼻水者絕壁之下竅而爲洞石龍嵌焉蜿蜒數百丈
垂入龕底伸一爪據於地捲首爪旁作懸鼻狀石色紺麗
而膩鼻端有小孔出泉涓涓弗息拭其鼻孔泚然如汗出
腴理寺僧爲言此水積冬夏旱澇不爽而不知所自來游
客多掬以洗眼謂可去翳疾時余已出洞乃悔交臂失之
寺僧又導尋別徑觀小龍湫則具體而微雖小其名猶遠
在他瀑布之右山間好事者嘗準之云大龍湫高五千尺
小龍湫高三千尺惟小龍湫之水沿厓而瀉不能如大龍

湫之凌空飛舞千態萬狀以是爲大小之分云爾徘徊久之仍回靈巖寺往返道左見磨厓橫書天開畫畫四大字手捫其欸不可得舊志謂是晦翁書果爾則何以不入兩浙金石志乎是夜宿淨名寺中寺建於宋太平興國二年重修於嘉祐七年每屆學使者出巡皆經宿其地故壁間有阮太傅師及朱文定李芝齡同年詩翰寺後爲伏牛峯高數十丈殿後有大石屏豐顛削址如人額之外頰下可容數百人游客起坐其中如在堂庭風雨所不至也屏之左角有古栢一株亭亭直上其杪幾與伏牛峯巔相並子猷爲庀晚餐於客堂菊屏謂不如移設屏下因肆筵暢飲

其間並商量石壁題名之式余擬橫勒洞天福地四大字
用八分書下云道光戊申季春福州梁章鉅挈次兒丁辰
三兒恭辰偕松江廖壽彭紹興馮懋來游主游事者安慶
蔡珙同摩崖記之凡六行行八字子楙已力任其事俟回
郡署書紙寄之

二十七日晨起仍會食於伏牛峯之屏下出門尋靈峯寺
自靈巖至此十里而近故俗有二靈之稱路旁石壁羅列
如鳳皇闢難靈芝雙笋諸峯若隱若現在雲霧中有應接
不暇之勢遙望羅漢洞橫臨空際未易攀躋復舍輿而步
躡飛磴數百級磴盡爲臺臺上穹窿周覆方廣可容千人

本名靈峯洞以中有應真像故羣稱爲羅漢洞洞口兩石相倚爲一線天飛泉從空噴下散爲珠簾寺僧設茶竈於此相傳過客到此至誠瀾茗往往成乳花何爲乳花未詳其說洞中奉大士像旁列十八應真像壁間又雜綴三百應真像他寺皆五百應真此獨三百亦未詳其說又有諾俱那像甚古舊傳諾俱那卽十八應真中之第五尊者而貫休所畫羅漢第五爲伐闍那弗多尊者恭讀乾隆

御製改定羅漢讚跋第五爲跋哩

雜哩

逋咎喇尊者其異同之

故亦不得而詳也右畔有一達官像又旁侍二女像前明王思任游記稱漢宗室劉允昇棄家同二女佞佛實開此

洞愚謂此事他無可攷郡志仙釋門亦無其名漢宗室者
當以其姓劉爲卯金之後耳必非漢時人洞中石刻又以
爲東晉人皆不可信素簡齋隨園詩話中有一條云雁宕
觀音洞最高敞可容千人坡共三百六十七級余賈勇登
焉相傳嘉靖三十年按察使劉允升偕二女成仙於此塑
像甚美余低徊久之下坡畱戀有口號云垂老出仙洞一
步一躊躇自知去路有斷然來時無詞意恹恍而加儼薄
類佻達少年所爲簡齋游雁蕩時亦是七十老翁似不應
有此吐屬耳出洞又行數里渡謝公嶺俗傳爲謝康樂屨
屐所經故名或又言謝公是別一人今此嶺下有謝家嶼

皆謝姓聚族而居則與康樂無涉余謂康樂有從斤竹澗
越嶺溪行詩今斤竹嶺與丹芳嶺相近此說亦不爲無因
矣過嶺卽望見老僧巖一名僧拜石儼然一禿頂頭陀袈
裟合掌神情畢露旁有立石如小沙彌附耳而譚者隨興
宛轉里餘猶有戀戀不忍別之狀憶余游武夷初入山時
有玉女峯亭亭玉立屢轉多姿大有迎客之意此間將出
山則老僧巖拱立雲際步步向人大有送客之意恰成匹
對再行數里遂出東外谷至石梁洞洞口兩石相倚水自
石出石梁橫跨其間緣石梯而上躋禮佛壇有三石佛巋
然若萍間若相次而行又若比肩而語不知其高幾百仞

也午刻至大荆借居守備官廨中會稽章一亭守府來
謁並饋盤飧是日山行僅六十里至此爲東外谷亦雁山
之門戶也蓋游事至是而畢卸裝旣早因出筆硯爲筠屏
將每日所游歷各景次第開列以供作日記之需復屬芝
巖將所歷各峯寺亦順其前後排次一稿以爲畫長卷之
粉本適恭兒以紀事七律一首呈閱詩云難得良游盛事
弁雁山容我雁行明安輿雲際盤盤轉綵服春深緩緩行
自古登臨無此樂幾人仕宦有閑情能詩能畫皆仙侶
謂屏芝 况復淵源沆瀣清
謂子 丁兒旋以和恭兒韻詩呈云
循陔敢說二難弁讓爾班春綵服明雁谷東西周覽徧龍

湫大小等閑行濛濛煙雨皆詩畫
歷歷峯巒各性情更喜
導游鄉彥好莆田一派話來清
子樹本閩產由莆田忠惠公分支
二詩皆能真切不屑屑於模山範水均可存也

二十八日因是日道里最長黎明卽起晨食後由大荆進發至石漆行館小憩過清江渡泛小舟於巨浸中久之始達彼岸午後至虹橋飯於來時舊館是日多跨海塘而行極望煙波浩淼島嶼潏洄自非海上名山又焉得兼此壯觀乎飯後又行三十里始回樂清縣城幸城中有燈火來且竟日暄霽塗潦已乾否則肅肅宵征不免拖泥帶水

二十九日早起會食畢卽出城子樹送至城外而別循舊路達館頭行館中已備午餐未刻登舟潮尙未平而東風甚大因卽挂帆西發一時許已抵郡城遂入署與家人述山中游事家人向余索詩余愧無以應之每憶輿中盛有作詩之意而多爲貪看峯巒所誤因思此山晚出前人名作寥寥惟近人如袁簡齋前輩李石農師朱文定公李芝齡尙書各有詩則詞意兼美實足駕前賢而上之每讀新志所錄益爲之閣筆回郡齋後又砭砭以日記爲事更無暇火速追逋回首生平所歷名山不一而足皆有詩紀之獨於雁蕩不畱一句未免山靈笑我老衰乃勉成長歌一

首不追景而專紀事且笑語人曰此余之禁體游山詩也
亦藏拙之一端云爾詩云三十二歲登武夷七十四歲陟
雁蕩平生浪游老不衰俯仰名山且自壯五月郡齋頗刺
促一卷書經久想望入春俶裝期屢遷刻日登舟興自旺
熟聞永嘉山水滋獨此當時非輩行謝客開山所未及居
然游福與之抗謝公嶺本別一謝耳食附會殊孟浪諫康樂會
由斤竹澗過嶺是雁蕩之外戶並未入山故無詩惜無同懷客共登此語分明寄
遙悵茲山融結不知始土石填塞孰疏創想自洪荒開闢
餘千年泮水所演漾高下塗泥漸剔除玲瓏山骨始與曠
豁光諸色佛面目一重一掩鬼臍臆山靈遲久不甘鬱天

公施設或過當巖泉浩浩太古聲煙雨濛濛無盡藏探奇
只要探驪珠紛紛鱗爪非所尙同儕詫我腰腳好人所到
處都不讓二兒扶持一筇穩但飭門生省供帳馮工繪事
廖工詩二客能從亦凋儻寫景何如紀事真枯吟懶畫壺
虛樣山中七日卽游仙草草出山神已暢

附錄次韻各詩

余作紀游長歌於回郡齋後始脫稿而次韻各詩已承陸
續見示茲皆附錄於拙詩之左仍以同游者居前不同游
者次之比年永嘉風雅亦甚寥寂矣或藉此以引其端且
增余詩事也

次兒丁辰和韻云我曾飽探山水窟桂林陽朔恣莽蕩五

載緇塵殊混人嘗回東南情已壯東顧省視本名區况有

名山森在望側喜高堂鎮康彊飲酒作詩神並旺九州涉

八嶽游三家大人有九州涉八五嶽游三小印一時名流孰單行游山尤矜

濟勝具游福要與謝公抗扶筇便指雁峯顛擎舟先泛蜃

江浪樂清大尹殷導游偏教阻雨作惆悵笙歌徹雲雲不

開冒雨游山轉奇剗入山首探大龍湫萬丈蒼煙半空漾

靈巖巖峯遞相接伏牛墮下最清曠昂藏卓立老僧軀與

秘冥搜山鬼膽移步換形真真測誰錫嘉名愜心當拄杖

頻聞犖确聲安輿穩度崖鬼藏如斯樂事關天倫何必清

流慕臺尙他鄉舞綵世所艷仕路先鞭我甘讓衙齋三月
極酣嬉話雨山中更連帳隨車隱約甘澤謠循陔邂逅佳
游儻山中世上底須分七日千年同此樣怡神何必山樂
官題詩直擬神人楊

三兒恭辰和韻云簿書期會真困人荏苒三春負駘蕩乍
聞游山有成約雖未出門心已壯出門况是循陔樂海上
神山突在望神山可望且可卽雁行攜手興愈旺宦場快
事那有此山中父兄自輩行陶公門生巧相值籃輿迥異
塵容抗蘇公二客恰能從脫畧形骸恣謔浪我本郡守須
行春近游並無越境悵漫學右軍五馬出敢同謝客開山

創憶昔侍游粵嶺西玉簪律罕羅帶漾桂林陽朔奇更奇

倚天拔地與復曠時方應舉事佔嗶那有詩心刻肝臆茲

游殆未可無詩隨車之雨亦恰當連日陰雨聞費時待澤正殷所隣耳

目不暇給吟腸空似轉輪藏引我入勝大龍湫送我出山

大和尚謂老巖貫休之偈舊所熟周邠之圖肯多讓已囑馮芝巖作

圖伏牛峯前石爲天羅漢洞中雲作帳壯觀還兼適海

歸路循海塘而行移時已卜重來儻句日內督部巡閱又須到此祇迎遙歸依舊

案牘塵重坐衙齋理官樣但喜高堂腰腳強遑言游子心

神暢

蔡子樹和韻云海上海上名山在吾境習聞南戒盡雁蕩山巔

十里開平湖飛猱難上心空壯駕言就道問村花芙蓉大
小森在望四十九盤高入雲登雲頓覺心神旺攝衣聯步
踏蒼蘚渾身汗流氣行行能仁纖屐委荒烟破碎難與火
峯抗盤紆險徑到龍湫萬里長風吹雪浪九天王龍噴珠
玉霑衣法雨何須帳馬鞍嶺外現靈巖安神幽谷伊誰創
洞中懸甲破天飛窗前鸞鳥隨雲漾五老相迎淨名寺靜
清洞古兼與曠更闢靈峯一綫天刻開山腹空肺腑大士
應真錯雜陳乳花似滴卮無當半空高架玉虹腰獅吼猿
吟環法藏殷勤迎客復送客雲際相隨一和尚遙竒恁異
出天然海內名山詎多讓我公游興老更濃連日藍輿隨

絳帳小子喜託龍門後拘牽吏事慚倣儻一年守土未曾
來風塵僕僕愧依樣山中七日幸追隨出山猶覺情懷暢
廖菊屏和韻云公與山水有奇緣歷數游蹤恣豪蕩九州
涉八獄游三勝人腰腳老益壯重尋舊夢來東甌雁蕩名
山近在望探奇覓勝快登涉津津道之興愈旺招邀伴侶
結同游主客彬彬我行行公偏畧分更紆尊粗官竟許分
庭抗五人共濟一葦杭乘風直破三江浪頑陰老雨紛迷
離勝守衙齋作周悵陶公藍輿蘇笠屐開自古人非我創
茲山奇譎莫能名水飛石怪雲游漾龍湫瀑布龍鼻泉耳
目驚駭心神曠俗塵十丈苦久積且吸清流洗腑臍百一

奇峯州一巖象物呼名悉允當造物何年巧施設包孕山
靈誇寶藏劉家父女此脩僊想見前賢志高尚欲買青山
與結隣塵緣未了姑相讓回頭雲鎖芙蓉村歸來夢繞梅
花帳讀公贈我扇頭詩文采風流真倜儻倡吟不屑畫豔
盧紀游我亦翻新樣出山可惜太匆匆七日生還情未暢
馮芝巖和韻云我生癖嗜畫山水聊借烟雲寫浩蕩可惜
五嶽未一登拈毫難稱胸懷壯今年浪跡來東甌海上名
山喜在望忽聞仙侶訂游事儼裝頓覺精神旺扁舟一葉
載酒輕達官詞客分輩行山林綠重意氣合荷衣竟與簪
纓抗底事天公起妬心直向江神爭急浪詰朝冒雨強登

臨烟霧迷漫倍惆悵隨車之雨亦自佳一幅畫圖自天創
嵐光變幻渺無端最好龍湫半空滌瀑布高從峯外懸纖
埃不染生空曠遠峯隱約現螺髻石骨玲瓏透腑臟清奇
濃淡無不有天工施設誠各當愧我鈍晚未能描摹負山
靈開寶藏歸來讀公詩與記真覺丹青無以尙即使迂癡
再世生見公妙筆亦須讓何時買山作小隱日取烟霞作
供帳平生屐齒隨地多如此奇緣遇亦儻便面何妨縮本
摹長綃腰仿前賢樣微名或附驥尾傳學詩也許蟲吟場
揚子萱邑侯名怡永嘉合和韻云先生示我雁蕩詩境界清微
意奔蕩蠅頭便面楷法工七十四隻腕力壯我困簿領夫

從游東坡笠屐近可望是日細雨壓輕塵杜鵑開徧春正
旺肩與扶鼻有門生子弟閭閻非行行古蹟指點按圖經
老僧微笑塵容抗最奇絕處大龍湫瀑布齋淪走雪浪我
昔南詔曾打包僻壤好山憶惆悵邊陲無人錫嘉名造物
有心客開創公之開府粵嶺西奇峯聳秀水清漾倚天拔
地紛呈材洵柳柳州記與曠飲茶故自搜奇腸摘蔬亦許
就夢騰浮烟漲墨都刪除但探驪珠語至當善哉廣長本
無舌不容攔入蓮花藏浩浩太古見胸次卽以詩論無以
尙吮毫紀事如這這老筆直教謝客讓歸來一燈倩畫師
卧游好寫青綾帳山中七日朱匆匆子猷乘興信惆悵不

似時賢山水滋搢摹面目鞋底樣讀罷恍聞山樂官篇韶
入耳八音暢

孫雨人學博名同元永嘉縣學教諭和韻云溫郡夙稱好山水勝境

相沿推雁蕩冷官居然銓永嘉身猶未到心先壯相隔不

過三日程欲往游之引領望同鄉卻好遇徐公酣飲耽吟

神氣旺舊好徐君飛濤幕游在溫曾經約伴同游我亦當時腰腳強恃強欲混

少年行深入不慮煙雲迷直上思與猿鶴抗忽因官事阻

游蹤誤聽旁人語謔浪時有戲言職守不便輕離者因不果往其實閒曹不必拘也登

臨敗興意索然擬作詩詞寫惆悵傳說游山須勇往莫定

行期謀屢創多生議論少成功心似懸旌易搖漾鑿山細

想始何人得此清閑地空曠開闢難窺造化心神奇別出
仙靈藏成形惟竹謝雕琢錫以嘉名咸曲當不圖仙境在
人間幻出莊嚴大寶藏質樸常存太古風金碧輝煌全不
尚分無眼福甘守株卽有佳招亦退讓癡想聽詩叟有知
聞峯有名聽詩叟者勾引夢魂來紙帳今幸快睹紀游歌掾筆描摹
倍似儻承貽便面日吟哦如見廬山真模樣滄舊事更讀
新詩風生懷裡情交暢

朱夢九大使

名錫齡永嘉場大使

和韻云浙東古稱名山二天台之

外惟雁蕩惜我緣淺未能登聽公傳說精神壯此山百有
二十峯畫屏翠黛遙相望變幻千端形象奇迷離五色神

光旺諸峯羅列似兒孫位置高低分輩行別有龍湫開大
觀從天直下勢莫抗如雲如雨又如煙迸瀉寒潭成巨痕
謝公未到應長嗟李杜無詩亦堪悵惟有我公福德兼解
組閒游境獨創曾經泰華過衡陽直自江湖溯漢漾平生
歷盡好山水到此尤覺心神曠手攀日月豁雙眸口嚼冰
泉滌五臟年過七十腳愈輕日著千言語悉當尋幽直上
最高頂論詩別具法眼藏二蘇辭掖來趨庭德星忽聚頂
堪尚太守花間左右扶蒲輿萊彩豈多讓旣招詩畫客同
舟還有門生隨絳帳父子兄弟共登臨賢主嘉賓盡惆悵
似此佳游世所尠果然平地神仙樣更讀諸家唱和章繼

聲頡覺情懷暢

長女筠如

名蘭省歸前溫州郡丞祝普襄

和韻云我家居與武夷鄰未登

武夷沉雁蕩今年重作東歐游高山仰止心先壯永嘉名

勝許鮑探不堪草草回頭望循陔幸隨予季後共喜高年

神采旺華裝聯襪頗不寂三家兒女粲成行

客冬與平仲弟壽望休各

攜兒女同來

張園曾園已日涉三生石更飛霞抗江心寺接六

胡雲揖峯亭俯春江浪正誇游事關游福匆匆又起驪歌

悵

時以家事將返浦城

忽聞鈞天震羣耳柳記韓歌並奇創摹寫龍

湫烟霧寬想像惟湖雲水漾一百二峯離復合五十四巖

與亦曠卓立都成佛相壘恢奇盡挾山靈臆神工鬼斧始

何年移景換名塵不當使我目駭兼神馳望洋如入波斯

藏所惜山中少磨崖物以罕珍彌足尙杜審言字半有無

朱晦翁題孰揖讓最笑劉家父女癡千年苦守觀音帳

東晉劉允升攜其二女修真於此今有像在觀音座側非仙非釋定何物蹤跡如斯

豈憫儻我不能游尙許吟胸中自有名山樣他年倘獲登

武夷詩心定比今番暢武夷九曲舟中可坐而至不似雁蕩之艱險已約家大人他日終當

一侍

三子婦婉蕙名漢和韻云春閨畫長一事無忽聞高堂說

雁蕩閨中分無山游緣雖不能從心亦壯憶從梧江達離

江丁酉冬日曾隨夫子由粵東抵粵西節署省視披圖日對黃公望倚天拔地森

在眼蓬窗益增吟思旺桂林巖洞曾飽探郊垌屢結姊妹
行五年眼福冠平生玉簪羅帶紛揖抗移官忽轉衡湘帆
浮家更泛洞庭浪從此江湖繫夢思但拈詩筆增惆悵長
江浩浩帆席輕大舫戔戔畫稿創岳陽樓上暑若秋黃鶴
樓前江合潏吳楚平連一水通金焦直接平山曠年來時
事多變遷似要詩人換詩眼半年隨宦來東甌永嘉山水
尤愜當孤嶼突兀回鶻竒始知造物無盡藏雁蕩迢迢姑
舍是日讀圖經亦足尙何物當年劉允升枯寂山中我甘
讓黃鍾高唱填宸隨莫笑蟲吟出寒帳仙山或許隨宦過
天姥豈徒夢游儻名山自來資美談和詩我要翻新樣曉

窗佇聽山樂官也堪宴坐心神暢

丁芝仙女史

名善儀號永嘉令楊炳

和韻云閨中夜雨味寂寥讀公

游記信跌蕩放舟不畏風浪狂蛟龍壓伏詩瞻壯館頭早

幾登肩輿沙舄奇峯慙慙望巖間亦有瀑布飛龍湫前驅

春水旺雨工阻游且張樂假師傀儡等輩行天然台拓山

樂官下里巴人竟難抗西域梵僧東海綠芙蓉托鉢游非

浪諾詎那尊者道場遺跡莫尋空惆悵四十九盤諸峯排

能仁古剎天水創浴室何須無碍求古井波瀾戒輕漾八

面峯際苦孑孑一峯一轉輿兼曠宴坐有亭雨濛濛聽詩

夏合滌腑臍龍鼻泉可去眠翳仙真游戲語或當天開圖

畫何人鐫惜哉未入金石藏迎客送客太匆忙笑煞雲中
一和尙何如武夷玉女峯游屐踏遍不相讓我公七日山
中住一記直可作詩帳山水刻劃多名家自慚弱筆少侔
儻山靈有知應一笑遣大謫小亦新樣卽日隨宦縱游覽
訪異搜奇更酣暢

外子移官石浦
應道出雁蕩也